

香江感舊錄

我與摯友余鑑明

● 胡家健

人生如夢動如參商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日午刻，我在美國華府近郊的家裡，接到香港中山圖書館陳館長的越洋電話。她在電話中向我報告：「董事余鑑明為景嶺教育基金會事由香港飛台北，在一個會議中發言。因情緒激動，血管破裂，送醫院急救無效，不幸逝世了！」噩耗驟然傳來，有如晴天霹靂，十分震驚，不禁老淚縱橫，未能自己！不久之前，我曾和鑑明通電話，他在電話中告訴我：「近來很忙，可是身體卻很好。每天起身後，晨泳一次，身心暢適，過去常患感冒的老毛病都沒有了。」我正為他身體的健康而歡欣，卻料想不到他這次台北之行，短短數天中，竟送了他的命！真是人生如夢，動如參商。我一方面痛失良友，同時又掛念著遽遭慘變的鑑明夫人和他們的一家人！我隨即打越洋電話聯絡，得悉鑑明夫人偕同次子啟繁已由香港趕往台北，長子承繁和長媳雪芬、女兒綺繁也聞訊分別由加拿大和美國飛往台北了。我立即

寫了一封信，電傳給鑑明夫人：「驚悉鑑明最近因嶺中公務赴台，突然在台病逝。我與鑑明為近半世紀患難之交，情同手足，海外驚聞噩耗，不禁悲從中來，淚如潮湧！惟念鑑明一生，忠於國家、忠於社會，忠於親友、忠於事業。他對國家、對社會、對文化教育事業已有卓越貢獻，永垂不朽。他對至親所留下的親情，對友好所留下的友情，將永遠令人懷念！敬希嫂夫人暨承繁、啟繁諸世侄及綺繁世侄女等節哀順變，治理大事，以慰鑑明在天之靈！我因年邁體衰，重洋遠隔，未能親來執紼，歉仄殊深！特電奉唁，不盡欲言，敬祝禮安！」同時，我又致送輓聯一對，文曰：

為國事盡瘁多年，功在嶺中，此生不朽。
痛知音又弱一個，計聞海外，後死何堪！

我還電囑在港行醫的兒子胡承堅於鑑明舉殯之日，代表我們全家人前往靈前，獻花圈致敬禮。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間，接到鑑明夫人寫給我一信，告知鑑明因公赴台，在台逝世的

經過，一字一滴血，一句一行淚，令人不忍卒讀！

聯手撫慰流亡青年

我和鑑明相識，始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在國府教育部共事的時期。三十八年年初，國府內閣改組，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長，我任教國立中央大學，受政府徵召擔任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為時不久，烽火漫天，中原板蕩，國府南遷廣州，教育部各司處人員先期遷往，杭立武部長和我於五月五日乘航機由上海抵達廣州。教育部部址在廣州文明路前廣東高等師校內，教部各司處中，以中等教育司組織最龐大，設中學教育、師範教育、職業教育及地方教育行政等科。國民教育因司長未能南來，又在中教司內暫設國民教育科。鑑明當時任地方教育行政科科長，在部中第一次和他晤面，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青年英俊，氣宇不凡」。我們共事稍久，又發現鑑明的種種特點：他頭腦清晰，思想敏捷，處人謙和圓通，甚得人緣

；治事熱忱負責，有識見，有幹才，有隨機應變的能力。那時山東濟南五所臨時中學，煙台臨時中學以及河北臨時中學等校員生總數五、六萬人，輾轉由浙江、湖南等省進入廣州；還有東北的長白師範學院員生數百人，也歷盡千辛萬苦，踏過萬水千山，相繼抵達。一大群忠貞流亡員生生活的維持與安置，是一件極重大的任務。我中教司為事擇人，請准杭立武部長，指派地方教育行政科科長余鑑明主辦其事。那些大批臨時中員生中，絕大多數為山東人。

山東省政府主席兼國防部次長秦德純在廣州，秦德純陸軍大學畢業，曾任北平市市長、國民大會代表、總統府戰略顧問，為抗日名將，英明果斷。他大力支持援擔負安置學生重大任務的余鑑明，多方密切配合，由於余鑑明才華卓越，處事有方。對於大批流亡青年的撫慰工作，進行順利，從未發生不愉快事件。我教部中教司的辦公室在廣東高師的一間平房中，平房外面有一個院子，院內有一株大樹，可以遮太陽；樹下又有一塊長木板，可當坐凳。時值盛夏，多位臨時中校長為辦理流亡學生登記、領取生活費等事，常在那株大樹蔽蔭之下，安坐在那塊長木板上等候。他們對余鑑明說：「幸有此樹」，可以避烈日，又說：「幸有此板」，以其可以安坐；最後再指著我的背影說：幸有胡家健，以其能為我們熱忱服務。鑑明把他們的話轉告我，我說：應當加上一句話：「幸有余鑑

明」！當年大陸局勢日趨緊張，廣州亦非可以久留之地。我們詳加商討，都主張把這一大批忠貞流亡青年，遣送台灣，這不僅拯救他們，亦為國家保留青年才俊。可惜台灣當局為因應大陸軍事挫敗的頹勢，為確保台灣為民族復興基地的安全，實施人民出入境管制。幸當時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是山東人，經教育部長杭立武和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與李振清司令懇切磋商，李司令願意接受大批流亡青年立即派遣運輸艦隊分批接運青年到達澎湖。此數萬青年抵達澎湖後，多數入伍，接受軍事訓練，對於國防力量之加強，貢獻極大。有不少青年於入伍數年後再復學深造，其中獲得高級學位者頗不乏人，他們從事文教科技及學術研究工作亦卓然有成。現在回想當年對此一大群南來流亡青年之安置，固由於政府各有關部會之密切配合，而在廣州那一段最艱危時期中，余鑑明負責承辦其事，多方奔走，勞瘁不辭，使此一重大任務圓滿完成，功不可沒。

同心創辦九龍實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廣州變色，教育部同仁暫時撤退香港澳門等處待命。我和余鑑明奉命飛往重慶，為時不及一月，重慶又告急，國府各部門人員聚集白市驛機場，候機南下，群情惶恐，幸得國民黨蔣中正總裁由美國加州參議員羅蘭伴同乘美齡號座機飛抵重慶，人心始稍鎮定。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夜

，我和余鑑明乘教育部專機南飛，越過叢山峻嶺，於二十八日凌晨抵達香港，重慶於三十日即陷落。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遷台，以寶島台灣為復興基地。我和吳俊升、余鑑明等抵港後，以當時香港雖為英國殖民地，但內連大陸，外達南洋，地屬中外交通之要衝，為人文薈萃之中心，香江人民絕大多數為中國同胞。我等獻身教育有年，寄居香江，本樂育青年之素志，於九龍城獅子石道租賃校舍，創辦九龍實用專科學校，公推吳俊升兄任董事長，我任校長，余鑑明任總務主任。香港政府教育司署對於私立專上學校申請註冊，手續並不簡單。幸獲我的哥倫比亞大學老前輩周壽臣爵士之保證，經月餘之籌備，即獲得香港教育司署准予註冊，頒發 P22072 執照，於一九五〇年三月招生開學。

我們在招生簡章上說明九龍實用專校教育宗旨及實施要點為：「以教學實用科目，增進基本知識，訓練生活技能為宗旨。教育實施注重五大要點：(一)培養青年民族意識，發揮祖國愛；(二)適應個性，因材施教；(三)慎選師資，認真教學；(四)講解與練習並重；(五)理論與應用兼顧。當時受聘在校任教的有：顧毓琇、吳俊升、翟桓、王雲槐、陳石孚、任泰及李達光諸兄，他們都是中央、北京、清華、南開等大學的名教授，陣容極一時之盛，我和余鑑明於籌備就緒後，每日黎明攜帶招生廣告在九龍城、鑽石山、黃大仙、聯

合道、福佬村道及太子道西一帶張貼。不數日中，報名入學者有一百二十餘名。多位教授，不計報酬，每天準時到校授課，服務教育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動。教育司署專上教育視學官錢清康博士等曾蒞校視察，對於各名教授的熱心教育，極為敬佩！可惜好景不常在，創立學校僅一年，一因經費困難，維持不易，二因各教授以香港非可久居之地，分別前往歐美及台灣等地定居。專校有如曇花一現，宣告結束了。

協同接辦集成公司

香港集成圖書公司是正中書局在海外一個總經銷機構。一九四九年冬，大陸變色，正中書局隨國府遷台，在香港設立集成圖書公司，由珠海書院院長唐惜分兼任經理。實際上當時的集成公司祇是正中書局由大陸運台圖書的轉運站，對外少有業務。一九五〇年夏，台北正中書局董事會改組，由前中央大學校長周鴻經任董事長。唐惜分以珠海書院院務繁忙，請辭集成經理兼職。周鴻經兄疊次來函，堅約我接任集成經理職務。我以圖書出版業務，非所素習，益以正中經濟困難，對於集成資金之運用，不能給予有力的支援，集成自身又無業務方面基礎，前途發展，毫無把握，遲遲不敢應允。嗣經詳加考慮，並與余鑑明多次磋商，我們都覺得國家正值危難之秋，我輩知識分子如能在此接近大陸之香港，利用集成機構，為國家在海外

建立一個文化據點，有重大意義。因此一念，我勉任香港集成圖書公司經理，邀余鑑明主持業務。我和鑑明到職後，體察情況，開始有兩個考慮：（一）當時集成地址在香港德輔道西，木屋一間，附近是鹹魚市場，地點偏僻，不適宜經營文化事業，非另覓新址作集成的門市部不可。恰巧九龍彌敦道最繁盛的旺角地區有一幢新建店屋落成，全幢一排五間，每間五層。我們與該房屋業主交涉，決定租賃其中一間的地下及二樓兩層，租約期限定為十年。將地下一層全部裝修作為門市部，二樓作為辦公室及藏書之用。如此集成的門市部房屋問題獲得圓滿解決了。（二）集成圖書公司孤懸海外，除庫存十餘萬冊正中書局的舊版書外，其他一無所有。集成為配合國家僑教政策，應發行中小學教科書深入華僑各中小學校，同時，集成為求自給自足計，非發行教科書、推廣教科書業務不可。正中書局在大陸時期中，在海外並未設有發行僑校教科書的機構。當年東南亞各地僑校教科書幾全部由商務、中華及上海書局等出版機構供應。自大陸變色後，除台灣商務、中華外，其餘在海外之商務、中華及上海書局均在中共政權控制下，因此，我和余鑑明辦集成圖書公司後，立即和台灣正中書局商議，決定新編一套具有高度水準的南洋版小學教科書，向南洋各地區的華僑學校進軍。

計劃是：編輯和配圖工作由正中在台灣負責；印製及推銷工作，由集成在海外負責。計劃既定，立即組織南洋版小學教科書編輯委員會，聘請吳俊升博士為主任編輯，選派正中編輯楊伯玉、溫文海諸位資深編輯員為編輯，同時，我和余鑑明輪流自香港出發，前往菲律賓、越南、高棉、寮國、泰國、印尼、星馬等地考察華僑教育狀況，與各地區僑領及各僑校校長、教師等會談，徵求他們對於僑校教科書內容的意見，將他們的意見及我們的觀察所得加以整理，提供南洋版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參採。編輯委員會每成一書，即以快郵寄到香港，由集成送交印刷廠，即以快郵寄到香港，由集成送交印刷廠，為時不及一年，一套內容精湛、設計新穎、色調優美的南洋版華僑小學教科書全部付梓，同時每冊教科書還編印了一冊教學指引，以供教師教學的參考。當即將全套南洋版華僑小學教科書及教學指引樣本，分寄南洋各地區華僑書局及華僑小學，各方面反應甚佳，各地區書局訂書單，紛紛如雪片飛來，使集成在海外的教科書業務迅速發展。因此，集成不但能自給自足，且對我國海外僑教之設施亦作了相當的貢獻！惟當時集成公司雖設立在香港，但正中版教科書在香港的業務並不理想，其中有政治因素，亦有人為因素。

所幸在一九五八年間，英人戈德曼氏（Godman）新自馬來亞政府調來香港，任香港教育司署出版官。我探悉戈氏不是一個普通公務人員，是一位教育專家。立即參酌英

中國教育政策，擬訂一份適合香港需要的集成版中小學教科書計劃，約期偕同余鑑明前往教育司署與戈氏會談，他看了我們的計劃，極為欣賞，鼓勵我們積極進行。我們原來祇約定作半小時的談話，不料因為我們談得很投機，竟談了一小時餘之久。臨別之前，我告訴戈氏，有信心能在一年內完成全套中小學教科書的編印。當我們將書稿送請教育司署審核時，應請轉囑負責審查人迅速審查、迅速發還，以便我們能遵照審查意見，予以修正，迅速付印。戈氏完全同意的意見，他囑我每冊書稿完成，即直接寄給他，以便迅速辦理審查工作。我們和戈氏經過這次長談後，立即商請台北正中書局編輯所特派一位資深傑出的編輯楊伯玉趕到香港，將國定本小學教科書及全套正中版中學教科書，依照香港教育司署頒佈的中小學課程標準加以修訂，同時我特別在集成職員中選派一位能員朱汝移做助手。每完成一冊，即直接送請教育司署出版官戈氏負責審查。在大約一年中，集成版全套中小學教科書都經過香港教育司署審查通過，可以印行了。我和余鑑明當年為集成做了這一件大事，都覺得萬分高興！我們都認為這是集成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大收穫！同時也可說是我和余鑑明對正中和對集成奉獻了一個大禮物！

我在集成服務了十年有餘，因香港中文大學籌備成立，聯合書院為中文大學成員之一，我應中大聯合書院之聘，擔任該院文學

院院長兼社會學系主任，我於一九六一年二月，辭去集成經理職務。集成全體同仁設宴歡送，並致送小型金盾一座，上書「十年有成」四字，我對集成同仁的盛情十分感謝。然而，我覺得在我和余鑑明接辦集成的十年中，振衰起廢，可說稍有成果，但是這個成就是集成全體同仁集體的貢獻。在此十年的苦鬥中，余鑑明為發展集成業務，瀝盡心血，貢獻最大，他是我最得力的左右手，他對我的匡助，在公在私，都使我感激不盡！自我離開集成後，余鑑明在集成再繼續任職年餘，他也離開集成，自創人人書局有限公司，仍經營出版業務。

剛柔並濟有猷有為

余鑑明出生於山東濟南市，父親山東人，富有剛毅的氣質；母親江蘇常州人，具有柔和的稟賦。余鑑明先天獲得剛毅和柔和這兩種特質稟賦的遺傳，益以後天的修養，使他成爲一個俊美的、有猷、有爲、有守的大丈夫。余鑑明夫人陸淑明女士，江蘇鎮江人，賢淑而明慧，可謂人如其名。她相夫有道，教子有方，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同時也是余鑑明事業的左右手。他們的長子承繁，先後在加拿大大學及加拿大大學醫學院深造，現在加拿大大安大略省威頓市和幾位名醫師創設規模宏大的聯合診所，在加拿大醫學界頗負盛譽。長媳鄧雪芬，曾先後在台灣大學及多倫多大學接受社會工作的專業訓練，是一

位優秀的社會工作者。次子啟繁及次媳文綺珊均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商科碩士，在香港創設香港凱利年企業公司，經營國際貿易，業務鼎盛。女婿繁，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微生物學碩士；女婿麥同樂，威斯康辛大學醫學博士，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對於醫學頗多貢獻。內外孫兒女四人，尚在求學時期，資質優異，前途未可限量。余鑑明有此美滿的家庭，是他一生最大的安慰！

余鑑明和我相處近半世紀，志同道合，意氣相投。我們不僅在事業上曾密切合作，彼此間的感情更是十分融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比余鑑明大十四歲，他視我如他的兄長，我視他如我的老弟。余鑑明自五十年代我接辦集成圖書公司後，即以出版事業爲他終身的職志。自六十年代初期起，他離開集成，先後自行創辦人人書局有限公司及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專營出版自小學、中學以至大學預科之中英文教科書。筆路藍縷，慘淡經營，三十年間，業務蒸蒸日上，使我也爲他高興，覺得他的成功，等於我自己的成功。余鑑明對人謙誠周到，人緣極好。他的事業日益發展，社會人際關係也隨之日益增繁，他所負的職責也隨之日益加重！我曾屢次勸他應注意身體的健康，萬不可操勞過度！他雖接受我的意見，可是人在江湖，欲罷不能，無可奈何！他是一個大忙人，對我晚年的生活，承他和他的夫人特別關懷。我們都是住在九龍，每逢香港方面有共同參

加的宴會或其他集會，余鑑明事前總會和我聯繫，親自駕車到我的住所，借我一同過海，會後又駕車送我回來。我的生辰從來不使人知，免擾親友，可是余鑑明伉儷是知道我的生辰的。每逢我的生辰，他們伉儷總要在餐館設筵一席，邀約兩家親人和極少數老友餐敘，為我祝壽。每年農曆除夕，余鑑明

夫人總會親自下廚，烹調幾味她的拿手好菜，邀我全家在他們府上吃年夜飯。這都是余鑑明和他的夫人對我們一家人的真摯情誼，我萬分感動，永不忘懷！

我最近一次是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二日，離港赴美，那天余鑑明有許多社會活動需要參加，他在百忙中還是抽空來到啟德機場送

別。

我當時總以為我們後會有期，不料我們從此一別竟成永訣！我現在手邊還保存著離開香港那天和余鑑明合攝的一張照片。

每次翻閱照片，感到我和余鑑明兄是人天遙隔，不禁五內如焚，愴然涕下！（汪清澄教授整理，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中外名人傳 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薦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